

# 「臺灣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會」 口述歷史研究之活動報告

東京女子大學教授 栗原純 著

東海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蔡秀美 譯

目前我所代表的「因日本戰敗與新國境造成臺灣及沖繩轉變的口述歷史研究」科研計畫，約於10年前展開活動。當時提出這樣的主題申請科研的背景為，第二次大戰結束已過了60年，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可憶述其體驗的世代正逐漸凋零，能留下證言的餘裕也相當有限之故。

受訪者因職業、年齡或臺灣人及日本人的差異，其體驗也隨之不同；雖說是時代的證言，但要就什麼來談呢？因此，科研計畫展開之際，從臺灣史研究者中網羅各種不同的專業領域，亦即有教育、文學、女性、原住民、宗教等專業領域的研究者參加。

同時，由於多數訪談的對象住在臺灣，活動的中心在臺灣，臺灣的研究者之協助係本科研活動所不可或缺的，因此，邀請住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者，以及住在臺南的研究者等擔任協同研究者。

再者，近年來，臺灣與沖繩的交流受到注意，為了調查及研究日本統治時代從沖繩到臺灣者，以及戰後從臺灣前往沖繩者，也邀請住在沖繩的研究者加入本計畫。

上述陣容的科研計畫，活動成果依序出版為《臺灣口述歷史研究》報告集，目前已出版14冊。上述報告集依內容加以分類，分別為研究會紀錄、科研計畫參加者的採訪紀錄，以及本科研計畫執行之前已持續從事採訪者的紀錄。

我們每年舉辦研究會，第1次紀錄係2009年群馬大學所澤潤教授在《臺灣口述歷史研究第1集》中，以〈台湾でのオーラヒストリー採集の技術を考える（探討在臺灣採訪口述歷史之技術）〉為題的報告。該研究會是科研計畫活動開始時，為了讓參加者互相分享過去的採訪經驗、討論未來預定的活動而舉辦的。

當日，所澤氏參考御厨貴撰《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現代史のための口述記録（口述歷史：為了現代史而做的口述紀錄）》（中央公論新社，2002）一書，報告自己實際從事口述歷史的經驗，說明口述歷史的實務工作是從獲得受訪者的同意後開始，接著，製作提問表、提出擬好的問題及安靜地聆聽受訪者的談話、將錄音整理成逐字稿，進而編輯修改；並指出尤其是關於編修，係指修改發音不清楚的部分、意思欠明確的發言，或刪除題外話及閒談，依時間先後將前後不連貫及無關的內容整理成訪談原稿，然後，不可或缺的是請受訪者及參加訪談者進行確認等問題。

其後的研究會紀錄，2010年第2集有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古家信平撰〈タンキーの判示に見られるライフヒストリー研究の可能性（從童乩的判示看生活史研究的可能性）〉一文，以及熊本縣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弘谷多喜夫撰〈私の聞き取り体験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

可能性（我的口訪經驗與口述歷史的可能性）一文。前者是關於民俗學專業研究者使用影像記錄乩童活動的報告；拍攝影像後，由臺灣人留學生翻譯並抄錄乩童的發言。後者為長期從事臺灣殖民地教育研究的弘谷氏，以〈元公学校内地人教師への昭和49年のインタビューを振り返る（回顧昭和49年對原公学校内地人教師的訪談）〉為題的報告。弘谷氏訪談公學校等教師的錄音，由本科研計畫製作成打字稿，以〈弘谷多喜夫採訪オーラヒストリー（弘谷多喜夫採訪口述歷史）〉刊於《臺灣口述歷史研究第10集》，收錄13位教師的訪談稿。就這樣，第2集的內容為其他領域研究者的口述歷史方法論，以及本科研計畫展開之前的研究成果。

2010、2011年報告集第3、4集，係2008年7月4日至6日在東京女子大學舉辦的「國際研究集會 臺灣社會變遷與口述歷史—利用回憶所建構的歷史—」之紀錄。該研究集會係取得科研預算以外的國際研究集會經費而舉行的，計有臺灣8名、日本7名研究者出席報告。報告內容範圍廣泛，包括痲瘋病、瘧疾等醫療關係者、鐵道技術者，以及公學校、工業學校、高等學校等教育關係者的訪談紀錄。

2011年報告集第6集，有沖繩市總務部總務課市史編修擔當副主幹恩河尚〈戰後沖繩の引き揚げのインタビュー体験（戰後返回沖繩的訪談體驗）〉、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客員研究員宮田節子〈朝鮮總督府關係者の錄音記録とその文章化（朝鮮總督府關係者の錄音記録及其文章化）〉、慶應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倉澤愛子〈インドネシアの元南方特別留學生への取りと出版の体験（對印尼的原南方特別留學生的訪談及出版體驗）〉三篇文章。

恩河氏發表戰後從臺灣及太平洋島嶼返回者的訪談紀錄，作為沖繩市市史編纂工作的一環。印象中，恩河氏的報告提到返回者的恐怖經驗、聽取沖繩方言的困難，以及沖繩語言的複雜。

宮田氏的報告為關於採訪朝鮮總督府高官的經緯及訪談紀錄。目前，訪談紀錄連續刊載在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東洋文化研究》，2015年3月該刊第17號刊載宮田節子監修、松田利彥解說的〈未公開資料 朝鮮總督府關係者 錄音記録（16）一九一〇年代の朝鮮總督府〉系列文字。此一文字化的公開紀錄題名為〈總督府時代を懐古して（懷念總督府時代）〉，乃是1959年10月14日宮田節子等人訪談歷任朝鮮總督府殖產局長、內務局長的今村武志等4位總督府官僚的錄音文字。

宮田氏是參加訪談朝鮮總督府關係者的人中，唯一一位仍健在的寶貴證人；我們請她在科研計畫的研究會上報告當時訪談的情況，以及其錄音資料保管在學習院大學研究所之經緯等。

科研計畫的研究會也將對象從臺灣擴大至沖繩，甚至朝鮮總督府關係者的訪談，以及倉澤氏的印尼體驗報告。倉澤氏表示口述歷史並非為了補充文獻資料，其自己本身便具有意義，指出口述歷史作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史，具有獨特的價值，並介紹其同事長期從事墨西哥印地安部落訪談活動的研究成果，作為「真實歷史圖像之浮現與既有歷史圖像之相對化」的實例。

又，關於「全體」與「個案」或「全球」與「地方」之問題，倉澤氏指出面對「你偶然聽到的話究竟具有多少普遍性」之批判和疑問時，可依據其自身的體驗去深化「個案」研究，從「個案」來觀察「全體」，提出從「個案」進行觀察似乎也是方法之一。

此外，關於統治印尼的日本當局於戰後燒燬重要的文書，倉澤氏提出殘餘的公文書究竟能否呈現全體圖像之疑問，進而指出在追求史實方面，所謂「正確的歷史」是什麼？這種涉及感情記憶之問題，倉澤氏對於口述歷史的問題點和可能性做了概括性的報告。

以上說明科研計畫活動初期從外部延攬之講師的報告，本科研計畫參加者的活動紀錄也已

刊載。第5集刊載所澤氏撰〈王萬居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王萬居口述歷史)〉一文。該文雖是1925年出生於臺北之王氏的生命史，但敘述臺北高等學校、戰爭期間的學徒兵、俄羅斯文學、1946年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入學情形等，從個人經歷的談話中可瞭解殖民地時期過渡到戰後的動盪時代。

2012年第7集有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松永正義撰〈日本敗戦前後の台湾の言語事情および大陸との関係(日本戦敗前後臺灣の語言情況及與中國大陸之關係)〉一文，內容將語言的功能分為「說、聽、讀、寫」4項，逐項對11位臺灣的文學者訪談戰後的語言經驗。該報告中，松永氏重新注意到整個日本統治時代書房漢文教育的存在，並提及從受訪者的經歷及其與中國大陸之關係思考臺灣歷史的必要性。上述看法不僅與臺灣人的認同有關，同時也與「作為文化的中國」和「作為國家的認同」出現落差的論點有關。

2015年第13集的〈魏景宏口述歷史〉一文，是栗原純與就讀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的阿部由理香、陳宛妤一起在嘉義的法院及登記所進行的訪談紀錄，係瞭解日治時期法院實況的珍貴證言。

上述為報告集若干內容的介紹，並記錄本科研計畫部分的活動。

此外，2014年8月30、31日，本科研計畫與「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殖民地史研究群、口述歷史室」，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口述歷史研究之方法與課題：帝國支配、脫殖民地及新的國境」研討會。30日，臺灣人BC級戰犯研究專家、大阪經濟法科大學亞細亞太平洋研究中心所長內海愛子、宮田節子，以及長年與霧社事件關係者密切交往的中村ふじゑ提出報告。

31日，東京未來大學所澤潤報告1944年入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1947年自臺灣大學文學院畢業的首位臺灣人女性張美惠的經歷及事蹟；東京女子大學栗原純報告詩人兼小說家陳千武擔任陸軍特別志願兵的經歷。

臺灣方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蔡錦堂及其學生徐紹綱報告正在進行的318學生運動口述歷史計畫之概況；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報告經由日本國內、中國渡海到今沙巴等東南亞之臺灣人的足跡；同研究所的詹素娟報告臺灣的口述歷史研究成果。目前，兩日研究會的錄音正在整理成日文和中文的逐字稿，正編輯出版為報告集中。

本科研計畫以有限的人員和預算從事活動，同時，迄今已記錄的臺灣人個案也未必涵蓋各領域的臺灣人。然而，有別於「公職人員」的市井小民之個人體驗，乃是作為歷史微小部分而珍貴地存在。雖說是個人史，但其背景存在著時代的狀況和潮流。

當然，就像研究會的報告所介紹的，對於口述歷史可能也存在如下的爭論：蒐集這樣的個人經歷究竟能不能有助於描述臺灣歷史？個人的談話果真能作為歷史資料而具有普遍的價值？其真實性、可信度根據什麼而被確保？口述歷史有可能填補文獻資料之空白嗎？關於社會重大事件，也有即使個人未經歷卻將集體記憶作為個人經歷來敘述的情形等。

然而，就我個人從事口述訪談的體驗，透過個人的經驗談可看出社會的變化，或即使文獻資料未紀錄，也提供許多歷史的細節。例如，最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公開其日記的葉盛吉在潮州的瘧疾研究所所長室遭逮捕時，可從在場的兩位同事的口述得悉詳細情形。

透過本科研的研究，能遇見對自己的人生保持堅定的態度、面對從日本來訪者經常提出直率的問題時當面認真地答覆的歷史見證者，此乃科研活動最重要的成果。